

T2570/3202C

3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33

卷之十九

晉書四十九

阮籍字嗣宗

陳留尉氏人也父瑒字季真相國
於世持家嚴理無志氣少成傲然獨得
而喜其不形於色或問其視書其外不
山水且志歸博學在晉朝不仕
與世無往來其於公孫大女之遺書其
大者皆讀之以此為自任其於公孫大
女之遺書其大者皆讀之以此為自任
其於公孫大女之遺書其大者皆讀之
以此為自任其於公孫大女之遺書其
大者皆讀之以此為自任其於公孫大
女之遺書其大者皆讀之以此為自任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一

阮籍

字嗣宗，河內輔，字想，

佛大聖哈佛京
圖書館珍藏印



阮籍字輔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漈公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掾濟聞其有高才，而辟之。

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與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先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

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心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

東平相籍乘驢至郡壞府舍屏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何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

元籍

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止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暗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脫飲二斗酒然後臨窆真言為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與三斗毀瘠骨立殆致成狂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趨楷手執梟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楷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與我公會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反愁喜米中籍作

三十八
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
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
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
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酤酒籍常
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家之亦不
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
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與薄而內淳至皆此類也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
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登武牛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

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
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為之貴文多
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
道正氣之術登比且不應籍應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
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
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
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
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
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隱乎壤
索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

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蠱之處於禪中乎？此亦籍之曾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大康中為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幾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白。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復爾耳。登仕散騎侍

元籍

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真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始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

大酌更飲時有羣家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
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之許荀
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
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其研求
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
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
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
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
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

明自然其言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
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大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
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瞻獨逡巡
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
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
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
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
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
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
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

誨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
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
詣瞻寒溫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
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
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
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
病卒於君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
壽山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
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人

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
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
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
之琅邪王良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佑以孚
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
孚荅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偏勉
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
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
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

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
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中書領東
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
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
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妻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
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
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荅固求下車
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
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殺同是累而未判其得
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

九手

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
蠟殺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殺神色甚閑
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楊尹時太后臨朝
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
淺主幼時艱運終自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
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顛卒遂苦求出
王導等以孚踈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
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
機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
以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
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
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
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
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
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
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
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
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

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
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
適豐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自暢衍乃
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脩愛其
才美而知其不真脩後為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
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
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脩乃著
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
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
搖上征翕然增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

鷲鳩御笑尺鴳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
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
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
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
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顛淮南內史放少與子
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
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
甚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
有稱績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

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
侃將高寶平梁頌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
之寶眾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
渴見寶為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
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
免饑寒主簿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
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達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
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
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

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涿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敷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施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詔徵侍中。不就。還鄒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遂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恢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孝論難。其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萬叙說既畢。裕以傳。傲為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止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

敢借何以卓為遂命焚之在東山父之復徵散騎
常時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
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之中丞周閔奏
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貴
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一郡何邪裕曰雖
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
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
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一卒三年備寧普備早卒寧
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備子歆之中領軍寧
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玆之元熙中並

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
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之兄喜
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
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去木形骸不自
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
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
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
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

學所得不至於道者。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
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
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
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
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
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
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
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
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虚心
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

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
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
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
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
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
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
略如此。蓋其曾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邱質所
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
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
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

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苞人之

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才，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託，亦不可

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
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
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
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
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
仇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
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
慎而有好盡之累又與事接疵黷日興雖欲无患
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
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

便發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
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
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
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鄉相此可謂能
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氏審若道盡塗殫則已
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
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
多疾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
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
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

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
自非重讎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
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
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
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
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
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
祜少遭不造哀榮非識越在極綵母兄鞠育有慈
無威恃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
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

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憤
塵天人含弘藏垢懷取人之多僻政不由已惟此
福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棄其過謗
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然情昔遊柳惠今愧孫登
內負宿心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
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
頑跡理弊患結卒致囚囹對答鄙訕繫此幽阻實
取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
曷云能補雍雍鳴鴈厲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
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遠

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紛，祇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鼓岫，永嘯長吟。願神養壽，守初康居。貧甯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贖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以會去，康謂曰：何所闢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愁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

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立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晚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

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
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其為文其高情遠趣率
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交其人於
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
聲無哀樂論其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季期河內懷人也清勝有遠識少為山濤
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
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
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

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
道家之言道成無焉也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
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
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
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其呂安灌園於山
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
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猶介之士未達
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
意遠而踈巨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

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
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息游宴之好感
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
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
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
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
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
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大而長吟悼嵇生
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

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侍駕
言其將邁兮故接翰以寫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黃
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
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
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
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
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
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

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裕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曆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頃史日月為宿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屋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

向秀一劉伶

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罍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一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宜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績典農中郎將父
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
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執紹並奇
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且言其將
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捨之又
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
尋坐家僮取官棗除名于時名士王玄所脩之徒
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
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

列傳一 謝鯤

鄰家高氏女有美色 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四齒
時人為之語曰任達 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慨然
長嘯曰猶不廢我嘯 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鯤
以時方多故乃謝病 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江空
亭中夜宿此亭舊每 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
令開戶鯤愴然無懼 色便於爐中度于臺之斷
視之鹿也尋血獲焉 爾後此亭無復妖怪之將軍
王敦引為長史以討 杜弼功封侯亭侯母憂去職
服闋遷敦大將軍長 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
無私惟歎謝長史可 與言都不恥敦其為人亦

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
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駁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
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適不胥政事從容
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
孚等縱酒放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
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
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
丘一壟自謂過之溫情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
惟識量澄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高瑾之俞孫世
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

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
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為
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
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
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
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
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有社稷然悠
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
明公舉而用之羣情皆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
而顛亦知敦怒曰君屬跡邪一子不相當吾已收

之矣。孰與顯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
王嶠以敷誅顯諫之甚。曰。敷大怒。命斬嶠。時人主
畏懼。莫敢言者。鯀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
獻替忤旨。使以豐鼓。不亦過乎。敷乃止。敷既誅害
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遷之武昌。鯀喻敷曰。公大有社
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遷。若能朝天
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衆望以順。
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一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十
載矣。敷曰。君能保無恙乎。對曰。鯀近日入覲。上
側席遙得見。公官省也。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鯀

請侍從。敷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
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鯀
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敷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
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
敷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
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為太尉
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
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

衍所昵號曰四交澄其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
銘木首罪罪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
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
有能召遷尚書郎豫討賊王固賜爵陰平男累轉司
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
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
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為放
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後輔
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求不之吾事則已安
復為人使輔之因就阻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

南尹樂廣廣召見甚心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
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為從事中郎復補振
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
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為右
司馬本州大中正越燕死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
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
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元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
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任輔之正
酣飲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

我尻背東筭輔之歡笑。與共飲其所為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鉅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解蠶，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為溫嶠

胡毋輔之

畢卓

一

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太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事。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興穎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官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炙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即與

左長假因免為兵東嬴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
就時尚書何綏奢後過度左謂人曰綏居亂世矜
豪乃爾將死不火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左曰
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
殺初入洛左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左曰公無宰相
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左物越
大驚曰寧有是也左曰昔楚人亡布謂尹盜之今
左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左今飢凍是亦明
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
餉之洛陽陷遊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

甚厚左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
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
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左不得
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者陽平太守曼少
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
為鎮東叅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
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顏縱好
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

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郝鑒為方伯
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
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綬為委伯而曼為
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王敦
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不
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
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為丹楊尹時
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楊客來早者
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
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

曼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

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

又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衆不動為

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

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秘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

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

能食為穀伯穀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

郎高平張嶷以狡姿為猾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

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

守剛克鹿麕暴恃國威縱恣尤甚眊眊之嫌輒加刑
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
髮鑱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眊罪當
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入議成帝詔曰此事
古今所無何入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帝朝其賜命
獄所凡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
古今之令典也眊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
婚琅邪太妃山氏眊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
又啓眊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
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

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
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
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眊生命以慰太
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為
崇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
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
令被中卧令還之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
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

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
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
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
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
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投
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
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
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
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
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

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閑室酣飲已
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使於戶外脫衣露
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
爾必代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
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為給事中
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繁不通理有忘言則在
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
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
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

諸己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踰鸞斯應者也莊
生放達其言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
壞其道術則顧蔑至公舐痔兼車鳴鳶各爲以茲
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統阮竹林之
會劉畢芳樹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大
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
許由於埃壙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
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
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
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各流茲焉自垢臨

鍛竈而不迴在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
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
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悵
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捨其遺事
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
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歛暎日酒厥德
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列傳第五十九

晉書四十九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一

御撰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崩禪降爲鄆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無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六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義德藏器匪帶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

授而自頃衆職少欽未得式叙前濟北王曹志履
德清純才高行潔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
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
道請爲博士置交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
不以政事爲意畫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
當時見者未嘗嘗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郟城公曹
志篤行履素達學通經史在漢晉以弘胄子之教
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
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
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

臣所聞是臣族父罔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
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
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空世自今已後可無復疑後
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
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
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
如此之親不得樹木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
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
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
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

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
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
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
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
棣周詩之詠鷓鴣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
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
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
心者當有盤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
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聰明秦魏欲獨擅其
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踈為之用

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
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准若言不及禮是志
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
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
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
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議者不拍荅所問
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
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弟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
復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
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廢歎曰魏顆不從

亂以病為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
不為亂乎於是謚為定

庾峻

庾峻字山南潁川陽陵人也祖秉才學洽聞漢司
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疑中正簡素仕魏為太
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覬齧者恐傷
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
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
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
而性退讓慈和沈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脩德

曹志庾峻

行而已陽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
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
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
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莊
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奮高貴
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
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
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
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
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

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趨
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
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
化以無官而棄賢則發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
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
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
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一棲於丘園高節出
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取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
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
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

皆取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遊龍之巨魚以為美
也牛王嘉之節鉅辭世而德合于主行雖遠而
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九枝之禮
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原廟之貴才而野人亦
不失為君于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也一官
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
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
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
暢斯否任蕭蕭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
勳而功在叔孫之後盡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

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
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
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
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乎此其大者乎夫不華百
王之業征務救世之政文之誠考而終入武夫恃
力而幸矣官可矣矣而事未決矣其求不已又
國無德才大官之而無德者之取位一焉
雖無功而不見下已其敗而後竟用故因前而升
則處士之望塞矣又仕者之望塞矣是以晉天之
下先競而後讓舉山之七日進而無退大人滿於

動俗勅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尖平清濁安可復
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敵矣
故功成必收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
臣無會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
三患以為古者大至七十而後仕今自非元功國老
三司上才可聽十鈔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
父母八十可聽然奉川莫大於事親矣吏擇試
兵績六古終身不仕則官無批政矣能小而不能
大可器遠落外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
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

折而去官潔如真馬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
孫知足如鍊廣錐去刺位而居東野與人交言依
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
彰於本朝去勢如脫羸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
石甯去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
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
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
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一宜以退讓去
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
志山林往往間五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

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
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脩名實著論以非
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
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一
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散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
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
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
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雋等謀
應劉琨者元海因圖殺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

未陷也珉為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
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
太元末追謚曰貞

散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嬰帶十圍雅有遠韻為
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眾
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
王衍雅重之散見王屋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
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
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
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其四節之素

便發一

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
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碩蠢動皆
神之為兮凝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
蕩而無岸縱驅於遠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寞之館
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
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
玩兀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
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
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
屢起散常靜默無為參東海王越太傅軍車轉軍

諮祭酒時越府多雋異散在其中常自神土豫州
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散
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
主簿任事專勢散謂象曰卿自是當出大才我疇
昔之意都已盡矣散有重名為搢紳所推而聚歛
積資其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瓘曰矣之散更器嶠
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何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
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散縱心
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
萬異其有文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間

散散頽

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有
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
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散交散卿
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散曰卿自君我我自卿
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
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埋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
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
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

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博主簿甚見親委然任職當
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者碑論
十一篇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
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
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
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
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
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
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

鄭象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補主簿仍
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
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
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
當為人前令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并事不了
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而
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
平乃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
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
天下兒兒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

有河兼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
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
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
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
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
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
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為卿名公臨時誼
諛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京兆之并變難無
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律會衆為
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

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喪正得
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因而臣聞義
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
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不謹伏
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正宗
尊卑之禮明貴賤之位著溫克之德記沉酗之禍
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幸相獲
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
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
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

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
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
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
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純兄弟六人
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
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
荒醉肆其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
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純榮官之親
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司徒西曹掾
劉斌議以為敦叙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敦以

更純

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遺其親若孝必
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
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
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
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
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
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
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
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
啟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為非理也

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為違禮
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犯
今焉辱宰相且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
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龍札等表曰臣
鄧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
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
謹按三玉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
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為臣不違在公
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
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墮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

便純

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制除爵土
是為公且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為子即為罰首也
石舊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
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
性少飲多遂至沉醉尹醒聞知悼恨前失執謙引
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
很是為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
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
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
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

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
禮禁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三制開其殆原尹少
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内外公兼無私此陛下之
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
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己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
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
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
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
今居在郡内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
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

尹純

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
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掩忠誠之
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
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
明敦禮崇教疇詔四獄以詳典制尹以犯違之文黜
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見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
立議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故以成法
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取不伸於盛明之世
惟蒙哀察帝陛下詔曰自中世已來多爲貴重順
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以今議

責廉純不惟溫克醉酒沉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
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誠一
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曲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
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
俾出童蒙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
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
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勗於朝會中奏純以
前坐不孝免黜不日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
親爲大祿養爲榮散純前位擢爲近侍兼掌教
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勗敢以私議貶

純事

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勗坐免官
初勗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勗整麗車服純率素
而已勗以爲愧恚之甚毀純取旆黜純更以此
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
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
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粲

粲字允臧少有才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
下禮官議崇錫之物粲與博士太叔廣廣職繆蔚
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

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珠禮而魯衛齊晉
大啓上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王親踈一也大
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
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
統方嶽當遠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
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
為冏冠聃季為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
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此之位輕也未聞
古典以二宰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
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若乃有兼官其出

庚紀傳

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
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
為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
也乃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
從駁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勇等備為
奉憲制不拍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
聽而專是議主應為戮首但勇及家人並自首大
信不可奪秦秀傳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
為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
秀珍勇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為散騎常侍終於

亂視

不念

等

整

正

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啗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旣然負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立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

通傳

寵二代顯赫累出暨平直順少一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

貂鄉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

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

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

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

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

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

曾者也周公弟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

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箚而沒蓋

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
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
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
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
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
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魏公時雖不
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伊疾之如雠素輕
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者曰
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

秀

秀曰昔蹇忠齋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
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
哭也既為不智之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今
于王濬死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就表請班師遂
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之立居人上智出人下僉
以秀為知言又元薨秀議曰充善矣族世授而以
異姓為後悖禮過情以為亂大倫昔鄒養外孫苻公
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
但以義推之則無公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
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

大... 卷... 九...
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
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
門謚法昏亂紀度日荒請謚荒公不從... 濟有平
吳之動而為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 賞罰以
濟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乃上言
曰
大晉若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濟
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
四母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
就加三事今濟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
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

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堪亡
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能借天子百萬之眾
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
之耳今濟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足人之
財寶以與之木非已分有焉而遽明計校乎後與
劉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為博士
秀性婞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
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整庶績
式叙彝倫武帝幼姦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

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瀕驚嗟朝野失望曹志
等服膺教義方軌需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
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斃屈道亦弘矣庾氏世
載清德見稱於世汝賴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
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輿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賴川多士後亦飛英長
岑詢義祭酒遺策謀甫三爵酌醬斯作象既攘善
秀誰癉惡專獻嘉謀幾趨鼎鑊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一





